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庵掀翻風月案

卻說馮紫英去後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：「今兒臨安伯那裡來請吃酒，知道是什麼事？」門上的人道：「奴才曾問過，並沒有什麼喜慶事，不過南安王府裡到了一班小戲子，都說是個名班，伯爵高興，唱兩天戲，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，熱鬧熱鬧。大約不用送禮的。」說著，賈赦過來問道：「明兒二老爺去不去？」賈政道：「承他親熱，怎麼好不去的？」說著，門上進來回道：「衙門裡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。有堂派的事，必得早些去。」賈政道：「知道了。」說著，只見兩個管屯裡地租子的家人走來，請了安『磕了頭』旁邊站著。賈政說：「你們是郝家莊的？」兩個答應了一聲。賈政也不往下問，竟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。家人等乘著手燈，送過賈赦去。這裡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：「說你的。」那人說道：「□月裡的租子，奴才已經趕上來了。原是明兒可到，誰知京外拿車，把車上的東西『不由分說』都掀在地下。奴才告訴他說，是府裡收租子的車，不是買賣車，他更不管這些。奴才叫車夫只管拉著走，幾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，硬扯了兩輛車去了。奴才所以先來回報。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裡去要了來纔好。再者，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無天的差役纔好。爺還不知道呢，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：客商的東西全不顧，掀下來趕著就走。那些趕車的但說句話，打的頭破血出的。」

賈璉聽了，罵道：「這個還了得！」立刻寫了一個帖兒，叫家人：「拿去向拿車的衙門裡要車去，並車上東西。若少了一件，是不依的！快叫周瑞。」周瑞不在家，又叫旺兒。旺兒晌午出去了，還沒有回來。賈璉道：「這些忘八日的，一個都不在家！他們成年家吃糧不管事！」因吩咐小廝們：「快給我找去！」說著，也回到自己屋裡睡下。不提。

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。賈政告訴賈赦道：「我是衙門裡有事。璉兒要在家等候拿車的事情，也不能去。倒是大老爺帶著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。」賈赦點頭道：「也使得。」賈政遣人去叫寶玉，說：「今兒跟大爺到臨安伯那裡聽戲去。」

寶玉喜歡的了不得，便換上衣服，帶了焙茗、掃紅、鋤藥三個小子出來見了賈赦，請了安，上了車來到臨安伯府裡。門上人回進去，一會子出來說：「老爺請。」於是賈赦帶著寶玉走入院內，只見賓客喧闐。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，又與眾賓客都見過了禮，大家坐著。說笑了一回，只見一個掌班拿著一本戲單，一個牙笏，向上打了一個千兒，說道：「求各位老爺賞戲。」先從尊位點起，挨至賈赦，也點了一齣。那人回頭見了寶玉，便不向別處去，竟搶步上來，打個千兒道：「求二爺賞兩齣。」

寶玉一見那人，面如傅粉，脣若涂硃；鮮潤如出水芙蓉，飄揚似臨風玉樹；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蔣玉函。前日聽得他帶了小戲兒進京，也沒有到自己那裡；此時見了，又不好站起來，只得笑道：「你多早晚來的？」蔣玉函把眼往左右一溜，悄悄的笑道：「怎麼二爺不知道麼？」寶玉因眾人在坐，也難說話，只得亂點了一齣。

蔣玉函去了，便有幾個議論道：「此人是誰？」有的說：「他向來是唱小旦的，如今不肯唱小旦，年紀也大了，就在府裡掌班。頭裡也改過小生。他也攢了好幾個錢，家裡已經有兩三個鋪子，只是不肯放下本業，原舊領班。」有的說：「想必成了家了。」有的說：「親還沒有定。他倒拿定一個主意：說是人生婚配，關係一生一世的事，不是混鬧得的，不論尊卑貴賤，總要配的上他的纔能。所以到如今還沒娶親。」寶玉暗忖道：「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？要嫁著這麼樣的人才兒，也算是不辜負了。」

那時開了戲，也有崑腔，也有高腔，也有弋腔，平腔，熱鬧非常。到了晌午，便擺開桌子吃酒。又看了一回，賈赦便欲起身。臨安伯過來留道：「天色尚早。聽兒說琪官兒還有一齣《占花魁》，他們頂好的首戲。」寶玉聽了，巴不得賈赦不走。於是賈赦又坐了一會。果然蔣玉函扮了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情，把那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盡致。以後對飲對唱，纏綿纏綿。

寶玉這時不看花魁，只把兩隻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。更加蔣玉函聲音響亮，口齒清楚，按腔落板，寶玉的神魂都唱的飄蕩了。直等這齣戲煞場後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，非尋常顏色可比。因想著：「《樂記》上說的是：『情動於中，故形於聲；聲成文謂之音。』所以知聲，知音，知樂，有許多講究。聲音之原，不可不察。詩詞一道，但能傳情，不能入骨，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。……」寶玉想出了神，忽見賈赦起身，主人不及相留。寶玉沒法，只得跟了回來。到了家中，賈赦自回那邊去了。

寶玉來見賈政。賈政纔下衙門，正向賈璉問起拿車之事。賈璉道：「今兒叫人拿帖兒去，知縣不在家。他的門上說了：『這是本官不知道的，並無牌票出去拿車，都是那些混賬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頭。既是老爺府裡的，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，包管明兒連車連東西一併送來。如有半點差遲，再行稟過本官，重重處治。此刻本官不在家，求這裡老爺看破些，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。』」賈政道：「既無官票，到底是何等樣人在那裡作怪？」賈璉道：「老爺不知，外頭都是這樣。想來明兒必定送來的。」賈璉說完下來，寶玉上去見了。賈政問了幾句，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裡去。

賈璉因為昨夜叫空了家人，出來傳喚，那起人都已伺候齊全。賈璉罵了一頓，叫大管家賴大：「將各行檔的花名冊子拿來，你去查點查點，寫一張諭帖，叫那些人知道。若有並未告假，私自出去，傳喚不到，貽誤公事的，立刻給我打了攆出去！」賴大連忙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出來吩咐了一回，家人各自留意。

過不幾時，忽見有一個人，頭上戴著氈帽，身上穿著一身青布衣裳，腳下穿著一雙撒鞋，走到門上，向眾人作了個揖。眾人拿眼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，便問他：「是那裡來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。並有家老爺手書一封，求這裡的爺們呈上尊老爺。」眾人聽見他是甄府來的，纔站起來讓他坐下，道：「你乏了，且坐坐。我們給你回就是了。」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，呈上來書。賈政拆書看時，上寫道：

世交夙好，氣誼素敦，遙仰檐帷，不勝依切！弟因菲材獲譴，自分萬死難償，幸邀寬宥，待罪邊隅。迄今門戶凋零，家人星散。所有奴子包勇，向曾使用，雖無奇技，人尚慇懃。倘使得備奔走，餬口有資，屋烏之愛，感佩無涯矣！專此奉達，餘容再敘，不宣。年家眷弟甄應嘉頓首。

賈政看完，笑道：「這裡正因人多，甄家倒薦人來，又不好卻的。」吩咐門上：「叫他見我，且留他住下，因材使用便了。」門上出去，帶進人來見賈政，便磕了三個頭，起來道：「家老爺請老爺安。」自己又打個千兒，說：「包勇請老爺安。」

賈政回問了甄老爺的好，便把他上下一瞧，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，肩背寬肥，濃眉爆眼，磕額長鬚，氣色粗黑，垂著手站著。便問道：「你是向來在甄家的，還是住過幾年的？」包勇道：「小的向在甄家的。」賈政道：「你如今為什麼要出來呢？」包勇道：「小的原不肯出來，只是家老爺再四叫小的出來，說，別處你不肯去，這裡老爺家裡和在僱們自己家裡一樣的，所以小的來的。」賈政道：「你們老爺不該有這樣事情，弄到這個田地。」包勇道：「小的本不敢說：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，一味的真心待人，反倒招出事來。」賈政道：「真心是最好的了。」包勇道：「因為太真了，人人都不喜歡，討人厭煩是有的。」賈政笑了一笑道：「既這樣，皇天自然不負他的。」

包勇還要說時，賈政又問道：「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麼？」包勇道：「是。」賈政道：「他還肯向上巴結麼？」包勇道：「老爺若問我們哥兒，倒是一段奇事。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，也是一味的誠實，從小兒只愛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玩。老爺太太也狠打過幾次，他只是不改。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兒，哥兒大病了一場，已經死了半日，把老爺幾乎急死，裝裹都預備了。幸喜後來好了，嘴裡說道：走到一座牌樓那裡，見了一個姑娘，領著他到了一座廟裡，見了好些櫃子，裡頭見了好些冊子。又到屋裡，見了無數女子，說是都變了鬼怪似的，也有變做骷髏兒的。他嚇急了，就哭喊起來。老爺知他醒過來了，連忙調治，漸漸的好了。老爺仍叫他在姐妹們一處玩去，他竟改了脾氣了：好著時候的玩意兒一概都不要了，惟有念書為事。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，他也全不動心。如今漸漸的能夠幫著老爺料理些家務了。」賈政默默想了一回，道：「你去歇歇去罷。等這裡用著你時，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。」包勇答應著，退下來，跟著這裡人出去歇息。不提。

一日，賈政早起，剛要上衙門，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裡交頭接耳，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似的；又不好明回，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。賈政叫上來問道：「你們有什麼事這麼鬼鬼祟祟的？」門上的人道：「奴才們不敢說。」賈政道：「有什麼事不敢說的？」門上的人道：「奴才今兒起來，開門出去，見門上貼著一張白紙，上寫著許多不成事體的字。」賈政道：「那裡有這樣的事！寫的是什麼？」門上的人道：「是水月庵裡的醜贖話。」賈政道：「拿給我瞧瞧。」門上的人道：「奴才本要揭下來，誰知他貼的結實，揭不下來，只得一面抄，一面洗。剛纔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，就是那門上貼的話。奴才們不敢隱瞞。」說著，呈上那帖兒。

賈政接來看時，上面寫著：

〔西貝草斤〕年紀輕，水月庵裡管尼僧。一個男人多少女，窩娼聚賭是陶情。不肖子弟來辦事，榮國府內好聲名！

賈政看了，氣的頭昏目暈，趕著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，悄悄叫人往寧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牆壁上再去找尋。隨即叫人去喚賈璉出來。賈璉即忙趕至。賈政忙問道：「水月庵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，向來你也查查考考過沒有？」賈璉道：「沒有，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裡照管。」賈政道：「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，照管不來？」賈璉道：「老爺既這麼說，想來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。」賈政嘆道：「你瞧瞧這個帖兒寫的是什麼！」賈璉一看道：「有這樣事麼！」正說著，只見賈蓉走來，拿著一封書子，寫著「二老爺密啟」。打開看時，也是無頭榜一張，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。賈政道：「快叫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到水月庵裡去，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齊拉回來。不許洩漏，只說裡頭傳喚。」賴大領命去了。

且說水月庵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庵中，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收管，日間教他些經懺。以後元妃不用，也便習學得懶惰了。那些女孩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，都也有些知覺了。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，打量芳官等出家，只是小孩子性兒，便去招惹他們。那知芳官竟是真心，不能上手，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。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，長的都甚妖嬈，賈芹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，閒時便學些絲弦，唱個曲兒。

那時正當□月中旬，賈芹給庵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，便想起法兒來，告訴眾人道：「我為你們領月錢不能進城，又只得在這裡歇著。怪冷的，怎麼樣？我今兒帶些果子酒，大家吃著樂一夜，好不好？」那些女孩子都高興，便擺起桌子，連本庵的女尼也叫了來。惟有芳官不來。賈芹喝了幾杯，便說道要行令。沁香等道：「我們都不會，倒不如拈拳罷。誰輸了喝一鍾，豈不爽快？」本庵的女尼道：「這天剛過晌午，混嚷混喝的不像，且先喝幾鍾，愛飲的先散去。誰愛陪芹大爺的，回來晚上儘子喝去，我也不管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道婆急忙進來說：「快散了罷！府裡賴大爺來了。」眾女尼忙亂收拾，便叫賈芹躲開。賈芹因多喝了幾杯，便道：「我是送月錢來的，怕什麼！」話猶未完，已見賴大進來，見這般樣子，心裡大怒。為的是賈政吩咐不許聲張，只得含糊裝笑道：「芹大爺也在這裡呢麼？」賈芹連忙站起來道：「賴大爺，你來作什麼？」賴大說：「大爺在這裡更好。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，宮裡傳呢。」賈芹等不知原故，還要細問。賴大說：「天已不早了，快快的好趕進城。」眾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。賴大騎著大走騾，押著趕進城。不提。

卻說賈政知道這事，氣的衙門也不能上了，獨坐在內書房嘆氣。賈璉也不敢走開。忽見門上的進來稟道：「衙門裡今夜該班是張老爺。因張老爺病了，有知會來請老爺補一班。」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賈芹，此時又要該班，心裡納悶，也不言語。賈璉走上去說道：「賴大是飯後出去的，水月庵離城二□來裡，就趕進城，也得二更天。今日又是老爺的幫班，請老爺只管去。賴大來了，叫他押著，也別聲張，等明兒老爺回來再發落。倘或芹兒來了，也不用說明，看他明兒見了老爺怎麼樣說。」賈政聽來有理，只得上班去了。賈璉抽空纔要回到自己房中，一面走著，心裡抱怨鳳姐出的主意，欲要埋怨，因他病著，只得隱忍，慢慢的走著。

且說那些下人，一人傳□，傳到裡頭，先是平兒知道，即忙告訴鳳姐。鳳姐因那一夜不好，懨懨的總沒精神，正是惦记鐵檻寺的事情。聽見外頭貼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，嚇了一跳，忙問：「貼的是什麼？」平兒隨口答應，不留神，就錯說了，道：「沒要緊，是饅頭庵裡的事情。」

鳳姐本是心虛，聽見饅頭庵的事情，這一嚇直嚇怔了，一句話沒說出來，急火上攻，眼前發暈，咳嗽了一陣，便歪倒了，兩隻眼卻只是發怔。平兒慌了，說道：「水月庵裡，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，奶奶著什麼急呢？」鳳姐聽是水月庵，纔定了定神，道：「噯！糊塗東西！到底是水月庵呢，是饅頭庵呢？」平兒道：「是我頭裡錯聽了饅頭庵，後來聽見不是饅頭庵，是水月庵。我剛纔也就說溜了嘴，說成饅頭庵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我就知道是水月庵。那饅頭庵與我什麼相干？原是這水月庵是我叫芹兒管的，大約刻扣了月錢。」平兒道：「我聽著不像月錢的事，還有些醜贖話呢。」鳳姐道：「我更不管那個。你二爺那裡去了？」平兒說：「聽見老爺生氣，他不敢走開。我聽見事情不好，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，不知太太們知道了沒有。就聽見說，老爺叫賴大拿這些女孩子去了。且叫人前頭打聽打聽。奶奶現在病著，依我竟先別管他們的閒事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賈璉進來。鳳姐欲待問他，見賈璉一臉怒氣，暫且裝作不知。賈璉沒吃完飯，旺兒來說：「外頭請爺呢，賴大回來了。」賈璉道：「芹兒來了沒有？」旺兒道：「也來了。」賈璉便道：「你告訴賴大，說：老爺上班兒去了，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裡，明日老爺回來，送進宮去。只叫芹兒在內書房等著我。」旺兒去了。

賈芹走進書房，只見那些下人指指戳戳，不知說什麼。看起這個樣兒來，不像宮裡要人。想著問人，又問不出來。正在心裡疑惑，只見賈璉走出來，賈芹便請了安，垂手侍立，說道：「不知道娘娘宮裡即刻傳那些女孩子們做什麼？叫姪兒好趕！幸喜姪兒今兒送月錢去，還沒有走，便同著賴大來了。二叔想來是知道的。」賈璉道：「我知道什麼？你纔是明白的呢！」

賈芹摸不著頭腦兒，也不敢再問。賈璉道：「你幹的好事啊！把老爺都氣壞了！」賈芹道：「姪兒沒有幹什麼。庵裡月錢是月月給的，孩子們經懺是不忘記的。」賈璉見他不知，又是平素常在一處玩笑的，便嘆口氣道：「打嘴的東西！你各自去瞧瞧罷。」便從靴掖兒裡頭拿出那個揭帖來扔與他瞧。

賈芹拾來一看，嚇得面如土色，說道：「這是誰幹的！我並沒得罪人，為什麼這麼坑我？我一月送錢去，只走一趟，並沒有這些事。若是老爺回來，打著問我，姪兒就屈死了！我母親知道，更要打死。」說著，見沒人在旁邊，便跪下央及道：「好叔叔！救我一救兒罷！」說罷，只管磕頭，滿眼流淚。

賈璉想道：「老爺最惱這些，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，這場氣也不小，鬧出去也不好聽，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。將來們的事多著呢。倒不如趁著老爺上班兒，和賴大商量著，要混過去，就可以沒事了。現在沒有對證。」想定主意，便說：「你別瞞我。你幹的鬼兒，你打量我都不知道呢。若要完事，除非是老爺打著問你，你只一口咬定沒有纔好。沒臉的東西！起去罷！」叫人去叫賴大。

不多時，賴大來了，賈璉便和他商量。賴大說：「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像了。奴才今兒到庵裡的時候，他們正在那裡喝酒呢。帖兒上的話，一定是有的。」賈璉道：「芹兒，你聽！賴大還賴你不成？」

賈芹此時紅漲了臉，一句也不敢言語。還是賈璉拉著賴大，央他：「護庇護庇罷，只說芹哥兒是在家裡找了來的。你帶了他去，只說沒有見我。明日你求老爺，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。竟是叫了媒人來，領了去一賣完事。果然娘娘再要的時候兒，們再買。」賴大想來，鬧也無益，且名聲不好，也就應了。賈璉叫賈芹：「跟了賴大爺去罷！聽著他教你，你就跟著他。」

說罷，賈芹又磕了一個頭，跟著賴大出去。到了沒人的地方兒，又給賴大磕頭。賴大說：「我的小爺，你太鬧的不像了！不知得罪了誰，鬧出這個亂兒來。你想想，誰和你不對罷？」賈芹想了一會子，並無不對的人，只得無精打彩，跟著賴大走回。

未知如何抵賴，且聽下回分解。